

(日) 森村诚一 著

HEIXUEDEZHENG MING

黑血的证明



祖秉和 译

群众出版社

I 313.45

90893

黑血的证明

(日)森村诚一 著
祖秉和 译

群众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3 号

《狙撃者の證明》

本书根据日本《講談社文庫》1992 年 2 月日本版译出

封面设计 天 梦

责任编辑 李家云

黑血的证明

著者/【日】森村诚一

译者/祖秉和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北京市东长安街 14 号)

发行者/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刷者/北京海淀军科印刷厂

开本/787×1092 32 开

印张/8.5 印数 1———20000 册

版次/1992 年 5 月第 1 版 199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7—5014—0862—9 / I·280

定价: 4.3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森村诚一的最新长篇推理小说。作品的主体构架是日本黑社会暴力团的内部争斗,在揭露社会黑暗面的同时,还用了不少笔墨描写了人和人的关系,爱与恨、恩与怨、恶与善的错综关系,富人情味,耐人寻味,故事情节曲折动人,引人入胜。

大暴力团曾根崎组组长田所洋平死后分裂为大原和明和角谷英机两派。一天,大原在滨野隆利的陪同下到“贝尔海姆松涛”公寓和情妇柳濑美真子幽会,大原从公寓出来时,遭到角谷派的刺客伊庭政年的袭击,刺客放了两枪以后,又放第三枪但未打响,这时大原倒下了。大原的保镖兼司机滨野用刀子将刺客刺死。滨野被捕, he 说是正当防卫,并有送大原到门口的柳濑为他作证,获准保释。从此滨野矢志为大原报仇,决心刺杀角谷,但因对方认识滨野,便叫他手下的青年山形直也在他的指挥下刺杀角谷。

在大原遇刺的同一天晚上,志村医生的女儿志村奈美被强奸杀害,凶手(天田宏)骑着奈美的自行车逃跑后,去往贝尔海姆公寓的妓女由美子那里,把自行车扔在了公寓附近。这时,由美子的另一名嫖客熊泽辰雄从公寓里出来,骑着天田扔掉的自行车回宿舍了。

住在志村家的警察桐生嗣朗,因为没有保护好奈美而引咎提出辞职。熊泽因为骑着奈美的自行车,血型又和凶手的血型一致,他裤子上又有血迹,由美子又作伪证说不认识他,于

是被逮捕起诉。但他趁押送车出车祸的机会逃跑了。

熊泽逃跑后，又去找由美子，但她已经搬走了。桐生和公寓的另一名妓女木原教子几经周折，知道了天田住址，于是去找天田，然而天田已经搬走，在那里却意外地遇到了由美子，由美子没有接待他们。这时，由美子已与山形同居多日，感情甚好。

正在这时，熊泽和天田相继被杀，案情越趋复杂。案情表明，熊泽和天田，是被同一个人杀害的。

桐生和木原分析，熊泽和天田的共同点，是他俩都是大原遇刺时的目击者，所以他们怀疑是滨野杀死他俩的。于是报告了警方，这时警方已经对滨野发出了逮捕令。

经过审问柳濑真美子，真相大白：伊庭没有击中大原。大原、伊庭、熊泽、天田都是滨野杀害的。他杀害大原和计划刺杀角谷，是因为他父母、姐姐都是受暴力团曾根崎组迫害而自杀身亡或病死的，而角谷和大原是迫害他双亲的元凶。柳濑帮助滨野，是因为滨野的姐姐是柳濑的嫂子。

此时此刻，山形正在天使饭店行刺角谷，在千钧一发之际，由美子赶来制止了山形。在饭店外面等待山形凯旋的滨野落入了法网。

主要人物表

田所洋平	暴力团曾根崎组组长
大原和明	田所洋平的继承人
滨野隆利	大原手下的头目之一
山形直也	滨野隆利手下的组员,刺客
角谷英机	暴力团大洋会的创立人
伊庭政年	大洋会系统的组员,刺客
熊洋辰雄	工人,被怀疑对象
天田 宏	由美子的情夫
桐生嗣朗	警官
志村奈美	被害少女
日比野真由美	妓女
由美子	日比野真由美的化名
木原教子	妓女
柳濑真美子	大原和明的情妇

目 录

社会渣滓时来运转.....	(1)
刺客的道路	(17)
无能的保护人	(28)
飞来的伙伴	(52)
能够证明不在作案现场的人逃跑了	(64)
凶手的丢失物	(89)
曾经在一起的来访者.....	(113)
一去不回的伙伴.....	(128)
逃走了的不在作案现场的证明人.....	(140)
废墟的主人.....	(153)
爱的幻听.....	(167)
连续死人的前后.....	(184)
警方的疏漏.....	(201)
消音的真相.....	(223)
洞察社会暗部者的魅力.....	(240)

社会渣滓时来运转

“你这个社会渣滓，赶快给我走开！”

“你给我老老实实在旁边站着，你最好不要乱搀和！”

“你身体长得倒象个人儿似的，可是脑子好象留在了娘肚子里一部分！”

山形直也不论到哪儿去，都遭到类似这样的数落。后来他听惯了，也就不生气了。

人们都不叫他真名，而叫他“笨蛋”或“孬种”。他的智能

指数虽非特别低下，但他的慢性子，和“机灵鬼”充斥社会的高速运转的时代是不合拍的。

山形具有完美主义味道，不论做什么事情，未完全理解以前，是不会付诸行动的。这在那些闻一知十的机灵鬼们的眼里，实在无法忍受。

山形以低劣的成绩从中学毕业以后，从大型方便食品联营企业开始，他干过多种职业，但每个工作都没有长期干下去。他那诚实的人品，虽然有时也受到厂主或店主的欢迎，但和周围的人际关系一直处理不好。

他和那聪明伶俐、能说会道的人就是合不来。他也不懂他们的下流黑话。例如有一次听他们谈论生鱼片怎么好吃的话，他以为他们真的在谈生鱼片呢，原来是在谈关于性交的事。当他说不懂他们的话时，还受到他们的奚落。

当他多次经历这类事情以后，他真的以为自己是个笨蛋，感到非常自卑，完全失去了自信。他的慢性子使他生来就有消极情绪，这种自卑感使他更加消极。

后来他到餐馆工作，老板让他专门洗盘子，他感到非常厌烦，又辞职不干了。从那以后到弹子机房去打工，越干越入迷，简直成了专业弹子机手。

要是专门干这行，那也是种重劳动，干上三十分钟，握

着机柄的手腕就发酸，肩膀也酸痛，眼睛也发累，因为室内充满烟雾，嗓子也发干。

在这种不卫生的地方打工，从开门到关门干一整天，最多的时候能赚上一万元钱。象这样既不受凌辱又可以维持生活的地方，除了弹子机房以外，再也找不到其它地方了。

山形在弹子机房干到三个月以后感到厌烦了。眼睛成为乱视状态，在睡梦中都感到弹子球在旋转。

有一天，山形去弹子机房，走到店门前时，肚子忽然疼了起来，于是折了回去。离弹子机房远了，肚子又忽然好了。这大概是一种变态反应。

这天，他索性不去弹子机房，走进了电影院。但是在电影开始放映以前，他一看银幕，不禁为之一惊，看到弹子球在银幕上乱转，使得他感到眼花缭乱。电影开演了，银幕上仍然布满弹子球，山形于是走出了电影院。可是，他看到在过路行人的脸上，也有弹子球在旋转。

“喂，小阿哥，你等一下。”山行忽然听到有人在他背后尖声尖气地喊道。他回头一看，有三个头上烫发、眼戴墨镜、身穿白夏布衬衫和茄克、脚穿白色漆皮鞋或踏雪履的典型小流氓站在那里，年龄全都和他差不多。

“啊，是叫我吗？”山形惶恐地反问了一句。

“不是你小子还有谁呀！”其中的一个人摇晃着肩膀走了过来。“小子，老子的脸上画着漫画吗？”

“没有，你脸上没有画着漫画呀。”山形还拿对方的话当真呢。

“那么，你为什么对老子的脸那么感兴趣呢？”

“不，没什么感兴趣的。”山形回答，但他已经意识到对方是在找茬儿打架。

“什么，你是说讨厌老子的脸吗？”

“没有的事，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呀？”

“这个……我没有看你的脸呀。”

“噢，你是说我的脸不屑你一看吗？”

“不，不是那么回事。”

“那么说，你还是看我的脸了吧。你怎么对我的脸那么感兴趣呢？”

他们找茬儿的手法真够绝的了，用诡辩的方法把你拉到他们的圈套里去了。

“你那么感兴趣地看我，就这么走了可不行。”

三个人仗着人多吓唬山形。

“你们要怎么样？”

“你破费点吧！”

“要钱？”

“把钱包交出来，我们不会全拿走的。”

原来他们是在敲竹杠，仅有的一点钱被他们敲走，今天晚上山形就没有饭吃了。

“岂有此理……？”

“少废话，快拿出来！”

穿夏布衬衫领头儿的家伙翘了翘下巴。

这时，山形猛将一人打翻在地。三个人万没想到他会进行抵抗，冷不防受到一击，但立即进行反击，形成三对一的阵势。

山形体力充沛，勇敢战斗。无奈对方是三个人，又长于打架斗殴，不间断地向山形打去，山形落得个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山形终于力气用尽，防不胜防，被三个流氓打得屁滚尿流。

路人见此情景，以为是流氓在互相斗殴，装作视而不见。

“混蛋，自找没趣儿！最初就老老实实，也不至于落到这个下场。”

三个流氓遭到意外的顽强抵抗，竟然将抢钱的目的忘在一边白白地走开了。

山形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小阿哥，你怎么啦？”

山形听到这亲切的声音，将疼痛的头抬了起来，看到一个身穿素雅西装、细高身材的三十多岁的人站在眼前。他打扮虽很平常，气质却很威严，身边还有两个带墨镜的随从人员。

“喂，瞧你这脸蛋儿弄成了什么样子，可不要打架斗殴啊。给你这个擦擦脸。”穿素雅西装的人递给山形一个白手帕，散发出一股清香的气味。

“不用啦。”山形客气地说。

“啊，甭客气，你这脸蛋儿走在街上会叫人害怕的。怎么样，能站起来吗，要不要叫年轻人送你回家呀？”那人说着把手帕塞给了他。

被三个流氓毒打一顿以后，听到这么亲切的声音，山形不禁热泪盈眶。

“好青年可不能哭啊，幸好伤得不厉害，送你回家吧。”

山形听了对方亲切的话语，更加故意作态起来。

“我没有家。”

“什么，没有家？那你住在哪儿呀？”对方有点吃惊地说。

“公园或车站的候车室，我是交不起房租被赶出来的。”

“你有工作吗？”

“在弹子机房打工赚点零花钱，还经常被坏人抢走。”山形钻对方态度亲切的空子撒了个谎。

“是吗？不会是借我们组的势力的人干的吧。我经常告诫下边的人不要给正派人添麻烦。”

这时山形看到对方素雅西装的衣领上戴着闪闪发光的金质徽章。

“一个人没有安身的地方怎么行呢，到我们事务所来好吗？”

穿素雅西装、戴金质徽章的人说道。他那浓眉下边的细眼带着笑意，他那无比潇洒的装束和气质使人肃然起敬，他的整体姿态使人感到可以信赖。

山形心想：他把我带到任何地方我都跟随他去。

“拜托啦。”山形刚一站起身鞠躬致谢，又差点摔倒。

“要打起精神来！”对方把手伸到山形的腋下撑住了他，他感到一股暖流从对方的手传到他的全身。

二

山形遇到的那个人叫滨野隆利。滨野是全国有名的暴力团体曾根崎组的直系成员、中央干部会成员，又是滨野组的头目，手下有几十个人。

山形被滨野带到滨野组的事务所住了下来。事务所为他准备了被褥和生活用品，在这里寝食是有保障的。

但是他还不是滨野组的正式组员，只是作为最下级组员“若中”下边的马仔接受训练。

山形过去以为黑社会的人都是可怕的坏蛋，他来到滨野组以后，才体会到那种印象是完全错误的。

过去以为暴力团是社会渣滓乌合之众，一定过着散漫的生活，这种想法也是大错特错的。

首先，在暴力团里，等级观念比一般社会要强烈得多。对于首领、师兄和一切比自己地位高的人，都要绝对服从。特别是首领，他把白说成黑的，也必须服从。

马仔比别人要早起，为炊事、扫除、洗涤、杂务忙个马不

停蹄，晚上比谁睡得都晚。

对于上级要彬彬有礼，上级对你无理斥责或拳脚相加，也必须欣然接受。组内的纪律，必须严格遵守，若有违反，要受到降级、开除或断决关系（不能再恢复关系）等处分。他们的等级制度和内部纪律。比军队和警察还要严格。

但是，有一点是和一般社会不同的，就是重行动胜过言论。所谓行动，是指一量发生斗殴或纷争要豁出命去干。就是说，在黑社会里，最终要靠暴力决定胜负。

实际上暴力团并不那么单纯，但在山形看来，就是那么简单。

山形就喜欢以单纯的力量决定存在价值的世界，过去他就苦于拙嘴笨腮，对使用体力则毫不在乎。

滨野常常到事务所来，每次来都和山形搭讪几句，套套近乎。

曾根崎组势力范围，以关东为中心，达到一都十三县，伞下有一百二十五个团体，共约五千人，加上外围分子多达八万人，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它的高级干部滨野隆利，在山形看来，就象是天上的神仙。

因为滨野总和颜悦色地对待山形，在山形的思想里，为滨野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马仔，在暴力团中是最下一级组员下边的微不足道的角色。暴力团中有一种叫做“三下”的等级，三下这个名称取自过去流氓中“贷元”、“代贷”、“出方”三种人以下的意思。山形连三下都够不上，可说是“候补三下”吧。

但是，在暴力团这个世界里，只要你显示出力量，三下以下的马仔也可以一举得到承认，受到重视。

显示力量的好机会，是在斗殴中总是拼命地打，最后获得胜利。要是能够将敌对组织头目打死，就可以一步登天。

现在组里趾高气扬的干部，都是在战场上露过脸的人。

“在一般社会里，即使拼命努力工作，最好也只能熬个公司的科长，当上科长就算到头了。退职金不够买一个‘兔子窝’。我家的老子就是这样的人。那种生活，让它见鬼去吧！我在这里锻炼锻炼，很快就会出人头地的，到那时候我就可以象中央大干部那样带着漂亮女人坐进口轿车到处游玩。”

这是马仔长谷川说的一番说。实际上，对马仔三下来说，穿着漂亮的衣服、带着漂亮的女人、住进高级公寓、坐着高级轿车到处游玩的干部，正是他们憧憬的对象。

那种生活，是那些亡命徒付出经常处于被敌对分子杀害的危险之中，并随时可能被关进监牢的代价得来的报偿，